

温瑞安著

作家出版社

大对决

第貳卷

两个小女孩都用秀气的手
掩著沾了花瓣露汁般的红唇
开心地笑了
倾巢飞起了
少女令人动心的绯红

冷血冷冷道
吴大人
不管你这位朋友是谁
他都是一位高手
一位真正的高手
说完之后
冷血再也不看那人一眼

四大名捕

这两个昨夜还在生死搏战
现今同病相怜的游侠
笑意里充满了欢喜的期许
时间是江湖落拓人
的善意期许

他低首把剑插回腰带
束了来腰带
迎着风低声说了一句话
「神剑」萧亮
愿你开心

这花开时
美得不可逼观
一齐盛放，绚烂至极
谢时却同时凋收
仿佛可以听到残花泣泪

温瑞安

全新修订版

013045172

I247.58

198

V2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四大名捕大对决

第貳卷



北航

C1653214

I247.58
198
V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大名捕大对决/温瑞安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7 (2012.8 重印)

ISBN 978 - 7 - 5063 - 6481 - 2

I. ①四… II. ①温…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0996 号

四大名捕大对决

作 者: 温瑞安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 合 | 和 | · 蒋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数: 550 千

印张: 21.25

版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481 - 2

定价: 59.00 元 (全两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貳卷

大阵仗

- 三二三·【第一部】穿肠的毒药
三四七·【第二部】冷血的心
三八一·【第三部】采花贼
四三五·【第四部】如此阵仗

开谢花

- 四八七·【第一部】雨迷人和堂 倦慵人离意
五一九·【第二部】夺神霸王花 摇曳开谢花
五六五·【第三部】世事一场梦 人生几度秋
六〇一·【第四部】梦醒无解语 沧桑有怨情
六四九·【后记】四部小说，四种元素
六五七·【附录】名捕岂止会京师

【第壹部】

穿肠的毒药

三二四、第一回 如何谋杀一阵风
三二六、第二回 手拈火柴的人

第壹回

如何谋杀 一阵风

捕头郭伤熊在出事之前，正调查着一桩案件。这桩案件不但轰动，牵涉亦大，而且毫无头绪，根本是一桩无头案。这件案一直使郭伤熊十分烦恼毛躁……

[一]

捕头郭伤熊在出事之前，正调查着一桩案件。这桩案件不但轰动，牵涉亦大，而且毫无头绪，根本是一桩无头案。

这件案一直使郭伤熊十分烦恼毛躁，所以他逗留在衙里及在外勘察的时间比较多，比较晚才回家。

由于今晚捕头郭伤熊终于抓到了那件案子的一点头绪，以他锲而不舍的性格，就一直研究下去，等他真的有点疲累，感觉到要回家歇息的时候，已经是二更天之后的事了。

他此刻披上袄袍，深夜回家，手里还拿了几个大烧饼，一瓶米酒，半夜摇醒熟睡中的侄儿，好好跟他讨论一下案情，或许，那鬼灵精的侄儿能给他一些什么破案的启发。

捕头郭伤熊的家离衙门足有三里之远，中间还经过一片荒地、一块墓地。

当晚才初七初八，乌云又密，月芽儿朦朦胧胧，连路也照不清楚，只有地洼的积水映着微光。

可是郭伤熊是两河“小四大名捕”之一，他曾经立志要自己成为真正的“天下四大名捕”，哪还会怕黑？又岂会怕鬼？所以郭大捕头他一路轻轻松松的，手里拎着用绳扎好的酒瓶烧饼，吹着口哨走回家去。

途中经过那块墓地时，已过三更。

郭伤熊每天都经过冢场，他胆大包天，佯作剖验死人肠子挖得血流满一地，他连眼睛都未眨过，更曾到过人人畏惧的“猛鬼庙”里去，把假扮鬼魅的土匪揪到县衙里去，所以半夜三更走过冢场，在郭伤熊而言，简直当食生菜一般平常。

但今天确实有些不寻常。

因为冢场里有钉凿声传来。

郭伤熊马上停步，侧耳细听，却无声响。这时雾气深重，月色昏朦，乱墓堆里影影绰绰，依稀似有人影，但是又看不清楚。

郭伤熊摇摇自己手上那瓶米酒，明明还没有喝下肚里去，不可能因为微醉而听错，而且干他这一行的，就算喝酒了，眼睛合着，耳朵也能分辨出飞过头顶上的是鸟还是蝙蝠。

否则，随时会被人一刀割下头颅来下酒。

他想到这里，不由苦笑了一下。

吃他这行饭的，就有一位叫追命的，就算喝个十七八斤酒，醉了七八成，但从来没有人能在他酒醉的时候暗算得着他一根毫毛。

这算是神乎其技了，而他自己，还没有这个本事，他想。

他正那么想着的时候，钉凿声又传入耳际来。

这次决不可能听错。

是铁钉子钉入棺木的声音。

三更天，居然有人在冢场里钉棺材，真是见鬼了。

郭伤熊很快地就暗自下了一个定论：如果正常和正当的葬礼，不可能在这半夜三更进行，除非不是葬礼，否则，就算是埋葬也是见不得光的死尸。

一想到这点，郭伤熊左手还提着米酒烧饼，但右手已按着刀柄，身形已没人墓堆之中。

他没有发出吆喝，擒贼擒王，抓盗抓赃，他决定要潜身过去看个究竟。

他闪身过去的时候，钉棺之声还一下一下地传来，但等到他逼近发出声音处不到一丈之遥时，声音倏然而止。

郭伤熊一皱眉头，静夜里，寂静得似死了一般，什么也看不清楚，什么也听不见。

隔了一会儿，云层渐去，月光稍微朦胧亮了一些，使得郭伤熊运足目力看去，在雾气氤氲中可以看到隐隐约约一些事情。

这时虫鸣、蝉鸣、蛙鸣，甚至猫头鹰的叫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响了起来，自从深夜里那刺耳的钉棺声寂灭后，几乎静到了极点。如今突然间虫豸齐鸣，倒令郭伤熊微微吃了一惊。

他又小心翼翼地潜近五六尺，已可以看见地上被掘起的黄土、三四副棺材、铲子、泥锹……但没有人！

——半夜三更，是谁挖起这些棺材，要做什么？

——如果是人掘起这些棺木的，现在人呢？

郭伤熊耳目所及，尽是紊乱的荒坟，幽冷的寒雾，远处的狼嚎，近处被野狗拖啃出来残缺不全的尸骸，真似一个人间鬼域一般，难道挖坟的不是人，而是……郭伤熊想到此处，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寒噤。

就在他打了一个寒噤之际，四周的虫鸣骤然静了下来。

就在这时，“叮”的一声，一道剑光，已刺到郭伤熊眉心！

要不是在剑光之前，虫声忽然灭寂，令郭伤熊心中起了一个念头“有人欺近”的话，这一剑郭伤熊必然来不及躲过去！

唯是郭伤熊既已生起“有敌来犯”的戒心，他的刀也“呛”然出手。

“叮”，郭伤熊一刀，架住一剑。

对方抽剑，“嗤”地又一剑刺向郭伤熊腹部。

对方抽剑发剑如此之快，就像这一剑，本来就刺向郭伤熊小腹一样！

可是郭伤熊的刀也立刻下沉，“呛”的一声，刀剑又交在一起，发出极灿烂的星花来。

星火激溅的刹那，只不过眨眼间，但郭伤熊就在这眨眼间看见对方青衣、劲装、蒙头蒙脸、双目精光闪闪。

这一连四个印象，已深深镌钻郭伤熊脑海里去，在刹那间能把极难认的攻击者形貌记住，是郭伤熊的特长之一，他能在两河之间被誉为“小四大名捕”，实非侥幸。

就在这时，“嗤”的一声急响，背后又响起一道剑风。

这道来剑之迅急，简直比剑风更疾，郭伤熊大叫一声，将左手的烧饼酒瓶，往后撒出，令出剑的人稍稍慢了一下，回刀一架，“叮”的一声，刀剑交击，又迸星花！

这刹那间，郭伤熊也看清楚了来人——跟刚才那个青衫劲装蒙脸夜行人完全一模一样的人。

他心里刚叫苦了一声：见鬼了！背后那人又“嗤”地一剑刺来！

郭伤熊回刀招架，一面打一面退，他所退的方向，是向他原来左侧的地方退去，是以他左右是敌人，但背后是空旷的地方，这样的退法，是他身经百战而且久经夜战所得来的经验，可以免于腹背受敌。

可是这时“嗤”的一声，背后又一道剑风遽至，比前两人所发出的剑势，只有更急！

郭伤熊瞬息之间，变成左、右、后三方俱有强敌！

按理说在左右两面劲敌急攻之下，后面这一剑郭伤熊是万万躲不过去了——如果郭伤熊的外号，不是叫做“一阵风”的话。

可是他就是“一阵风”郭伤熊。

他的武功精华，不是拳头不是刀，而是轻功。

他怪叫一声，拔地而起，冲起一丈三尺，斜飞十七尺，落在一棵枯树丫上。

那三人三剑击空，“叮叮叮”三把剑尖抵在一起，借剑尖互触之力三人齐向后一翻，迅速没入黑暗之中、碑石之后。

郭伤熊独脚立在枯丫之上，久久不敢下来，他在心里寻思：要是对手三人，再联手攻击，自己是不是抵挡得住？如果对方不止三人呢？这些究竟是什么人，武功如此诡，异剑法如此迅急？

他忽然想到传说中有十二个人……不禁又打了一个冷颤，随后又想：不会的，那是十二个人，不是三个人啊。

——幸好是三个人！

隔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有半点声响，郭伤熊心里又骂了一声：见鬼！试探着问：“喂，朋友！”但幽荡荡、静悄悄的，并无人相应。

郭伤熊又沉住气，等了好一会儿，心里不知骂了多少句“见鬼”，终于大声叫：“喂，朋友，别躲藏了——”

但深夜里没有半声回应，就像只有他自己一人在对着荒坟说话一般。

郭伤熊忍不住大声喝，“喂，朋友，有种的别躲躲藏藏，滚出来吧！”这时天已快亮了，远处传来鸡啼声，郭伤熊这才知道，

敌人大概已经走了，这使他感觉到又轻松，又沮丧。

轻松的当然是大敌已退，自己已无生命之虞，沮丧的是他身为两河大捕头“一阵风”，今儿个却真的站在枝头吹了一夜寒风，连对手是什么模样儿、半夜钉棺盖是干什么来着也摸不着边儿。

他这个大捕头，可还有颜面么？

但他的眼睛又在晨雾中亮了起来。

他以一只狸猫一般轻盈的步履下了枯树，仔细得像一只老鼠在拖一只鸡蛋一般小心翼翼，但观察那被挖掘过的坑洞，还有棺里棺外。

然后他眼睛更亮了。

是他发现了什么？

不管他发现了什么，从他嘴角露出来的笑意，都可以感觉得出，他所发现的能令他极其满意。

是以他正准备离去。

他绕着墓地走了一小段路，这时，天已蒙蒙亮了，他一面走着，一面留意着墓碑后有没有匿伏着敌人，就在这时，忽然之间，他的步伐顿住了。

他的眼光，一直留在一座墓碑上，那墓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的眼睛像苍蝇陷在蛛网上一一般，被强烈地吸引着，以致一时无法把目光收回来。

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吸这口气的时候，眼神更亮了——无疑他是可以借着一点晨曦，看清楚碑上的字——而如果他适才的笑容是表示着满意的话，此刻他的脸容是充满着诧异。

一种发现了重大秘密的诧异。

他又喃喃地说了一声，“见鬼了！”跨出冢场时，他才摆摆手，旋了旋身，似乎这才想起自己为求自保时，已把酒瓶和烧饼扔出去了，所以左手是空着的。

刚才在坟场上的凶险格斗，就似一场梦一般。

但对于“一阵风”郭伤熊的发现而言，这绝对不是一场梦。

他一回到家，兴高采烈地把他的侄儿摇醒，要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郭伤熊的侄儿虽然也是两河“小四大名捕”之一，但就是因为他是这一带的名捕，所以他为了办案，已四天没好好睡过一觉，对他的叔父天未亮就摇醒他的事情，始终惺忪着眼睛，有一半没一半地听着，何况，他叔父又没有带酒和吃的回来，故此更引不起他侄儿的兴趣。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使得郭伤熊光火了，骂道：“你睡你的大头鬼去吧！待我明天破了这个连环巨案，包管你叠高枕头也睡不着！”他没把故事的下半阙，尤其是发现了什么告诉他侄儿，就啐了一口，“见鬼！”回到房里去了。

俟第二天他的捕快侄儿睡醒了之后，到房里一看，郭伤熊已无影无踪，侄儿去问他的弟弟，才知道叔父一大清早就穿着衙差官服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出去了，不知上哪儿去。

侄儿一想，叔父昨晚告诉自己的事，总觉有点不安，于是便匆匆洗过脸，赶到县衙府邸去，但打听之下，才知他叔父并没有来过！

以他叔父平常恪忠职守，每晨必依时依候到衙府巡视一趟，安排各路差役的事务，今日却忽然有了改变，显得极不寻常！

所以他立刻去找与他叔父共事的一位好朋友，巡捕都头张大

树商议，这时候已近正午时分了，张大树得悉后，也觉得此事颇不寻常，立即分派大大小小的捕快差役去找。

直至傍晚，郭伤熊仍是影踪不见，消息全无，众人这才知道事情不寻常到了极点！

张大树呈报知府大人俞镇澜，知府大人加派人手，四处寻索，但忙了一整夜，仍一点信息都没有。

由于郭伤熊在两河一带的勋业绩毋庸置疑，乃得河北大名都部署转运使知州事吴铁翼吴大人赏识嘉惠，所以知府俞镇澜即将此事呈报吴铁翼。吴铁翼大为震动，专任通判谢自居协助俞镇澜搜索，惟历三日全无结果。

三天后，张大树陪郭伤熊的侄儿在午时光景步出县衙，或许张大树是看出他恹然不乐的样子，便随便安慰了一句道：“你别担心了，你叔父外号‘一阵风’，谁知道他是不是飞上屋顶去了。”

话未说完，猛见飞檐所投下的影子，轮廓边上多了一团黑乎乎的事物。

两人疾望一眼，飞身上檐，只见飞彩绘金的瓦檐上伏着一个人，已死去多时，尸首亦开始腐烂。

这人当然就是郭伤熊。

他的死法很怪，身上无一点伤痕，但由舌至喉，由喉至胃，由胃至肺，全都焦烂了，好像有一把火在他体内烧过似的，最奇怪的是他死的时候，双手还抱着一块墓碑。

那块墓碑无名无姓，只有一块类似“闪山云”一般的翠绿玉石，嵌在墓碑上，有人认得，这块墓碑是“大伯公义冢”处的其

中一块无名碑。

谢自居和张大树，以及死者郭伤熊的侄子，都先后到“大伯公义冢”查过，可是一点线索也得不到。

这件案子，也成了众说纷纭的无头公案。

[二]

把这件案子发生的前后过程，告诉铁手和冷血的，不是别人，正是郭伤熊的侄子。

而郭伤熊的侄子，也是名列两河“小四大名捕”之一的郭秋锋。

郭秋锋外号“白云飞”，跟他叔父郭伤熊一样，都是轻功极高的六扇门好手。

郭秋锋把这件案子始末告诉铁手和冷血的时候，并不是要他俩去插手这件事，因为那时候冷血正在他的家养伤，而铁手、冷血二人也正为了两河八大家的灭门惨祸大费脑筋，而且，他叔父的案件虽迄今为止，并无任何头绪，但郭秋锋仍坚持要亲手破案，为一手抚养他兄弟俩长大成人的叔父报仇。

郭秋锋无疑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年轻人，所以铁手和冷血虽对他手上的案件有兴趣，但因知郭秋锋倔强个性，便没有插手干涉。

可惜郭秋锋的遭遇可以说是极坏，他因受铁手和冷血所托，保护习家庄二庄主习秋崖，竟然在戍守台战死。

这时候铁手和冷血也破了八姓灭门的惨案，以及平息了习家庄夺权之乱（详情见《四大名捕大对决》故事之《碎梦刀》一文），铁手和冷血还没有闲下来，便立意要替郭秋锋完成遗志：照顾郭之亲弟弟郭竹瘦，以及把郭秋锋的叔父郭伤熊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他们第一个步骤，是找到了郭竹瘦。

郭竹瘦也是在衙门里当差，只不过武功既不如他叔父和哥

哥，轻功也鞭尘莫及，就连办案能力也有一段甚远的距离，所以郭竹瘦尽管是营营役役，也只不过是衙里的一个杂事副都头而已。

他们找到郭竹瘦，是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案情。

因为他们的第二个步骤是研究“一阵风”郭伤熊是怎么死的？

——郭伤熊的轻功如此之高，既已给他掠上屋顶，为何却死在檐上？是什么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了他？如何杀了他？而郭伤熊那晚究竟发现了什么秘密？这秘密跟他被杀又有没有关联？